



引用格式:谢浩. 基于“现实的基础”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纪念《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发表 140 周年[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6):28-34.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0.06.004

文章编号:1009-3729(2020)06-0028-07

基于“现实的基础”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

——纪念《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发表 140 周年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perfection of socialism based on “the foundation of reality”

—Commemorating the 140th anniversary of the publication of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from Utopia to Science*

谢浩

XIE Hao

国防大学 政治学院,上海 201600

摘要:五百多年的社会主义发展史,概括起来是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的,即构建什么样的理想社会和怎样实现这个理想社会。以《乌托邦》的问世为标志,空想社会主义在其三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不断尝试细节性地刻画理想社会蓝图。然而,只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才使社会主义具备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基础。正是基于对“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的唯物主义考察,科学社会主义才能在其诞生后不长时间里,实现从思想理论到革命实践、从社会运动到国家制度、从一种模式到多种模式的发展,成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活实践进一步证明:社会主义只有充分立足于具体的社会现实,深入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持续回应人民的期待和需求,才能在实践中焕发持久的生命活力。

关键词:
恩格斯;
科学社会主义;
现实的基础

[收稿日期]2020-07-2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BZX023)

[作者简介]谢浩(1990—),男,安徽省合肥市人,国防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社会主义思想五百多年的发展是一个逐渐科学化、现实化的过程。由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实现理论科学化的标志性环节和走向现实的关键一步,但这并不代表其走向现实道路的每一步都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化是一个漫长的实践过程,需要将其视为一个开放的和发展的理论体系,并不断根据新的实践经验予以丰富和发展。

一、空想社会主义三百多年的发展是一个渐褪空想色彩的过程

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向前发展的精神动力是人们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在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一种相对成熟的理论之前,人们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往往表现出了强烈的主观空想性。那些曾启迪过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史前著作(如《圣经》《理想国》)无不因带有浓厚宗教色彩或个人印记的描述,而始终无法缩小理想社会与现实社会之间的距离。以《乌托邦》的问世为标志,空想社会主义在其三百多年的发展史中虽然始终是一种模糊性的存在,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其认识的加深,其建构未来理想社会的尝试也渐显现实性。正如卡尔·曼海姆那句颇具洞察力的概括:“一种曾经完全超越历史的乌托邦逐渐着陆并接近于现实。”^[1]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大体上将空想社会主义从《乌托邦》的问世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之间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16—17世纪《乌托邦》《太阳城》《基督城》的问世为标志,集中表现为以文学游记这种虚幻的形式描绘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可总结为感性空想的社会主义。以托马斯·莫尔为代表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出发,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无产者和劳动者尽可能理性、全面地呈现了一幅人人平等的公有制的理性王国图。这

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2]⁵²⁵还带有明显的柏拉图的“理想国”思想、原始基督教的共产主义思想、中世纪的修道院共产主义思想的印痕。但是它较于后者的进步在于,新世界的构建基于对旧世界私有制所造成的社会丑态的批判和挾伐之上。不论他们对理想社会细节的刻画如何充满空想,其对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理想社会的设想还是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第二阶段以18世纪《自由法》《自然法典》《论法律和法律的原则》的问世为标志,集中表现为用法律形式去规范未来社会,可总结为理性批判的社会主义。这一时期,英国和法国先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并相继开启了影响深远的工业革命。与资产阶级的迅速成长相伴随的是无产阶级的长足发展^[3]。以温斯坦莱、摩莱里、马布利为代表,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普遍从法律角度、用法律条文的形式对未来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等各个领域的诸多重大原则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和详细的论述,法学色彩极为鲜明。相对于第一阶段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它们已基本剥去了神学外衣,抛弃了文学游记手法,开始在自然法学说与理性论基础之上构建理想社会,其逻辑性和现实感大大增强了^[3]。第三阶段以19世纪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思想为代表,这一阶段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较之第二阶段,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论证更显深刻和理性,可总结为理性试验的社会主义。他们不仅抛弃了虚幻的文学描写形式,克服了过多着墨于空想描写的弱点,而且也不再采用刻板的法律条文形式,而是以机器大生产时期全面暴露的资本主义制度弊病为批判对象继而对未来社会展现设想。这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会历史观虽仍是唯心主义的,却已经包含了较多的唯物主义因素,其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深刻程度远远超过之前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大都从经

济现实出发,认真思考大工业时代无产者贫困的根源,剖析社会制度存在的问题,寻求变革现存社会制度的途径。在他们的推动下,资本主义被更完善的理想社会所取代的必然性渐显,通往“乌托邦”的路径从冒险故事转化成为政治行动的可能性日增,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理性成分日益丰满。

空想社会主义对或原始、或奴隶、或封建的乌托邦主义,甚至是资本主义理性王国的超越,在于以《乌托邦》为开端的空想社会主义为未来理想社会的构建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建立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集体生活、集体劳动的社会蓝图,并不断寻找其实现方案,尝试将其变成现实。然而,不管它较之社会主义史前阶段的种种“共产主义”思想如何先进,社会主义的幽灵在空想的荒野徘徊数百年仍无法走近现实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理论的空想性。尽管发展到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那样比较成熟的时代,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出发点仍是理性原则,依靠与启蒙学者相同的方法——抽象的理性,试图基于道德上的“应当”来构建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并单纯地将未来理想社会的实现寄托于“天才人物”对“绝对真理和正义”的发现。空想社会主义在其三百多年的发展史中虽反复强调私有制的不合理性,却始终无法道清资本主义社会被新的社会制度代替的必然性;随时随地关心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的命运,却始终没有发现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质言之,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空想性在于天然缺失的现实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2]528}。正如恩格斯反复强调的:“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2]528}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经济的现实的基础

空想社会主义,在实践层面是抽象的,大多不诉诸政治上的行动,也没有历史层面的期望。如果将其称为一种现实的道德判断似乎更符合其本质^[4]。空想社会主义转变发展为一种现实主义实践理论最有力的标志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出现。进而言之,由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发现,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2]546}。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使社会主义不仅表现为一种成熟的思想 and 价值的形态,而且也表现为一种具有很强现实指导性的行动纲领。社会主义这一人类理想社会形态因此被置于现实的物质基础之上,并随历史的发展日俱科学性和现实性。

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使得理想社会的建立不再依赖抽象理性,而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把握。19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就曾主张按照理性法则建立一个永恒正义、平等、人权的理性王国。尽管“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2]527},但空想社会主义者并不因此否定理性的力量和建立“理性王国”的可能性,而是将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破产归结于人们没有认识到真正的理性和正义,仍将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在抽象人道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之上。他们普遍将未来理想社会看作有待被发现的真理,好像一旦发现它、描绘它,就能马上改变整个世界;好像不需要考虑客观的社会现实,不需要苦思规律,只需要找到绝对的真理,找到真正的理性,找到永恒的正义,就能实现美好社会^[5]。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确立以后,社会主义理论的任务不再是依赖抽象理性原则构建理想社会体系,而是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内在性质,并从中找出解决社会冲突的办法。人们对“一切社会变迁和

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的探寻,开始从“永恒的真理和正义”转向“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有关时代的经济”^{[2]547}。借由在现实经济中对剩余价值的发现,科学社会主义完成了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论证和说明,并清晰地揭示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现实经济中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而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在于无产阶级革命,即“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2]566}。概言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建剥离了社会主义在空想时代形形色色的神秘外衣,它不再是一种模糊性、偶然性、误导性的存在,而是具有了基于对客观规律的把握的革命实践和历史运动。

科学社会主义不再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在少数“天才人物”身上,而是强调人民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作用。空想社会主义落后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地方在于它始终站在无产阶级之外,没有找到实现未来理想社会的主体力量。尽管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广大无产阶级的现实处境充满同情,但他们并不了解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没有认识到作为机器大生产产物的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最具有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彻底性的阶级^[6],他们把领导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统治阶级、上层社会或是由少数革命家组成的密谋组织,期望少数人掌握真理并解救世人。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变革方案并不能实现社会的重构和无产阶级的解放^[7]。只有当社会主义思想把广大劳动群众团结在它的周围时,社会主义才能成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伟大事业,才能拥有从幻想变成现实的实际力量^[8]。而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恰恰是使负有使命完成人类解放事业的、受压迫的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2]566-567}。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预示着社会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不是对作为目的的社会主义的批判,而是对作为手段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实际上,科学社会主义吸收了很多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描绘和构想中的积极成分,如废除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提倡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建立和谐社会等。相对于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性主要表现在其实现路径上,即怎样实现理想社会。不同于绝大多数空想社会主义者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革命行动,依赖道德、教育、法律等力量为新的社会开辟道路^[5],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理应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适应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不是和风细雨般的改革,不是纯自然演进的过程,而是自觉斗争的过程。社会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的合流,工人阶级联合最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斗争,建立一个独立而自觉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无产阶级斗争,以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等,是建设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理想社会的必需因素和手段。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源于对所处时代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唯物主义考察。如果其政治行动不能为所处时代的生产关系带来根本性变革,社会主义就只会变成为了革命而革命的虚幻理论,将不可避免地走向乌托邦化。换言之,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即现实性,在于强调须通过革命“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质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2]566},从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社会主义的科学化的过程,是社会主义日益现实性的过程,也是现实世界渐显理想状态的过程。

三、科学社会主义在深入具体现实基础中不断走向成熟

社会主义科学化的过程大体可分两大部

分:一是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属于思想理论的发展过程;二是从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到今天,属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9]。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使得社会主义有了付诸实践的理论基础。而正是由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社会主义运动开始从“少数人”的密谋活动发展成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人类孜孜追求的理想社会蓝图也随之以现实面貌逐渐展现于世人面前。

科学社会主义自诞生以来,其发展总体经历了从革命理论到实践、从社会运动到国家制度、从一种模式到多种模式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成立到19世纪末,其间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指导成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个国际性工人革命组织——国际工人协会、第一个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政权——巴黎公社。经过这一时期的发展,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逐渐在欧美工人运动中占据领导地位,欧美国家相继建立革命政党,科学社会主义第一次从理论走向实践,并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第二个阶段是从19世纪末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一时期列宁等人在俄国革命实践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进一步拓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内涵,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一个以单一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自上而下的指定性计划经济体制、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为主要特征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10]103}。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第一次在一国之内完整地实现了从建立社会主义政党—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到最终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流程”,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第一次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推向高潮,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第三个阶段是从东欧剧

变、苏联解体一直到现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集中表现为推动广大社会主义国家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模式,其成熟标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10]106}。中国立足于本国实践和时代潮流,大胆进行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有机结合,形成具有强烈现实指向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比较系统地回答了经济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10]168},使处于低潮阶段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显示出蓬勃生机和活力。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社会主义运动确立了基本的价值基点和理论范式:实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促进生产力不断发展,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实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等。但理论上的规定性远不能限制其在实践中的可能性。社会主义运动须根据不同的国际、国内实际选择具体实现路径和表现形式。列宁结合世界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并借此指导俄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不发达国家首先实现社会主义的新局面;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充分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应和平发展时代潮流,立足于中国国情,进一步突破苏联模式的桎梏,提出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和新观点,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近二百年的发展实践证明,不同民族或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一般方法虽基本一致,但具体形式、具体路径却各不相同。真实情况的千差万别决定社会主义不可能千篇一律。在民主的这种或

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源于对一般经济现实的唯物主义考察,其在特定的环境中开展具体实践,必须针对其中的具体矛盾、实际问题探索其实现路径。相对于空想社会主义所强调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科学社会主义在总体上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方向性的行动指导。至于如何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等,每个国家都需结合自身国情和社会发展进程去探索具体方法路径。不拘泥于经典理论的本本,不囿于既有模式的限定,充分结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本国具体实际选择政治革命和社会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成长成熟、进而体现其固有制度优势的重要前提。

四、社会主义需在回应人民美好生活期待中焕发旺盛生命力

“将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是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反复强调的。同时,正是基于对现实基础的考量,恩格斯对未来理想社会进行了形象生动的描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2]563-564},“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2]564}。恩格斯以此揭示了社会主义的重要旨趣在于不断回应人民的美好生活期待。其主要包含三层含义:一是社会主义代表了绝大多数人利益并视其为价值追求的独立运动;二是社会主义对人民美好生活期待的回应并非一蹴而就,需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不断加强和完善;三是社会主义社会兼顾物质充裕和精神富足,其最终追求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通过揭露资本主义初期的社会矛盾对未来理想社会进行了天才的描绘——建立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参加劳动、实行按需分配的美好生活。因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2]528},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尚未被充分发现,理想社会因此还只能是头脑幻想的产物。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使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作用得以确证,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阶级差别,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逐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11]。沿着马克思恩格斯指明的社会主义前进方向,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相继推翻沙皇专制和资产阶级政权,第一次在一国之内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受其影响,众多社会主义国家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相继实现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的蓬勃发展主要表现在无产阶级争得民主的成功。对比之下,坚持在发展中持续回应人民美好生活期待的社会主义中国则在真正意义上为“共同富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价值追求提供了更多现实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12]中国人民选择并坚持社会主义,是因为在其中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出路、民族复兴的希望和解决当代中国各种复杂问题的方法。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是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关于前者,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指导下,领导中国人民相继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关于

后者,处于世界社会主义低谷,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不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回应人民的美好生活期待,甚至是阻碍生产力发展和妨碍人民积极性发挥时,中国共产党人率先开启了全方位、多领域的社会主义革新,在持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过程中不断缩小中国人民与美好生活之间的距离。社会主义中国也由此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发展格局上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在发展进程上日益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助力中国实现发展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的种种成就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挫败所形成的鲜明对比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回应人民期待才能在实践中持续焕发蓬勃生机。

物质生产是全部历史的基础。生产力发展的道路就是通往人民美好生活的道路。人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社会主义社会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当作自己的价值追求,是其相对于其他社会的最大制度优越性,其具体表现在:它的生产力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基于此,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将社会主义的本质总结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以此为科学指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得以走上生产力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日益幸福的康庄大道。经过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7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0多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不断研究解决发展实践中的新矛盾新问题,中国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可和拥护不断加深。种种成就,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紧紧抓住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发展关键。当下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解决当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在于通过改革不断发展生产力、进

一步释放社会活力。在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之际,在中华民族实现复兴伟业的关键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应在紧紧抓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关键的同时,进一步做好回应人民美好生活期待的“下篇文章”,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的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参考文献:

- [1] 曼海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 李步楼,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53.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蒲国良. 社会主义思想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纪念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170周年[J]. 理论与改革,2017(3):1.
- [4] 马海波. 对乌托邦主义的再考察[J]. 文艺理论与批判,2018(6):39.
- [5] 陈培永. 谈谈社会主义学说的反动、空想与科学[J].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8(5):20.
- [6] 杨耕. 科学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研究[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72.
- [7] 刘刚. 《共产党宣言》中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及其批判[J]. 思想教育研究,2018(8):45.
- [8] 莫尔. 乌托邦[M]. 戴镛龄,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49.
- [9] 吕新云. 空想社会主义发展三阶段异质界说[J]. 前沿,2010(16):30.
- [10] 秦宣. 科学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研究[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 [11] 谢浩. 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N]. 解放军报,2019-11-25(07).
- [1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2.
- [13] 谢浩.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科学社会主义在回应中国人民期待中日益走向成熟[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28.